国际关系

从 TPP 看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

杜晓军

［摘要］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 TPP,指出它本质上是一种美国主导的对华制衡手段。然后列举了日本国内对待 TPP 的两种主要声音:经团联认为加入 TPP 是日本“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加入 TPP 谈判;反对派以农业团体为主,认为加入 TPP 可能毁灭日本农业、带来食品安全等问题。文章最后指出野田内阁将紧随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奉行亲美外交。尽管有诸多反对声音,但加入 TPP 的决心不会动摇。对华政策方面,日本已经并将继续使用包括 TPP 在内的多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制衡。

［关键词］ TPP; 野田内阁; 外交政策;制衡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2)01-0020-25

日本野田佳彦内阁自 2011 年 9 月 2 日成立以来,至今已过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野田内阁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北灾区的恢复与重建。作为灾区复兴对策支柱的 2011 年度第三次修正预算案总额高达 12.1 万亿日元,该预算案已分别于 11 月 10 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21 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1] 二是调整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包括普天间基地的迁移谈判和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本文主要探讨 TPP 与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美国力促 TPP 的真实目的,第二部分叙述日本国内关于 TPP 的争论,第三部分从 TPP 的角度探讨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第四部分对今后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展望。

美国与 TPP

TPP 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的英文缩写。2005 年 6 月 3 日,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FTA),目的是在太平洋两岸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2006 年 5 月 28 日,该协定生效。美国很快注意到这个协定。2009 年 11 月,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参加 TPP 以后,此前默默无闻的 TPP 名声大噪,并迅速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从 2010 年 3 月开始,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五国参加 TPP 谈判。2010 年 11 月,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横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日本将开始与 TPP 相关国家展开讨论。2011 年 1 月,菅直人表示,力争在 6 月做出是否参加 TPP 的决定,后这一问题被搁置起来。2011 年 10 月,野田内阁开始讨论是否参加 TPP 谈判。11 月 13 日,APEC 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开幕。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美国已经与其他八个国家(指除日本外的上述八个国家)就 TPP 达成一致,并将力争在明年落实。日本首相野田也于此前的 11 日晚在东京宣布日本将参加 TPP 谈判,并在 APEC 峰会上把这一决定传达给了美国和其他相关国家。

在有可能最终加入 TPP 的上述十个国家中,经济实力对比悬殊。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美国 GDP 占十国 GDP 总量的 67%,日本占 24%,澳大利亚占 4.7%,其他七国占 4.2%。作为第一和第二大份额的美国和日本,其 GDP 总量就占了十国 GDP 总额的 90%以上。所以,对于迫切推进 TPP 的美国来说,日本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日本的加入,将会对美国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2] 而日本最终宣布参加 TPP 谈判,无疑给美国的 TPP 进程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美国非常重视 TPP 的进展,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在 APEC 高官会议上表示,将“TPP

协议作为亚太经贸政策的重点”。国内有学者将美国的 TPP 战略描述为:一是塑造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新样板”,为成立更大的“美式”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打下基础;二是将 TPP 树为美国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式,“拔高”标准,获得更大利益;三是抗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扭转美国被排除在外的不利局面;四是将 TPP 作为通往 FTAAP 的桥梁,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3]

美国积极推进 TPP 进程,除了经济利益外,对中国的制衡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最近两年,中国积极参加与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0 年,中国与东盟(ASEAN)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FTA),与东盟建立了“10+3”、“10+6”机制。2010 年中国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中国在东盟峰会和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中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美国来说,它有在亚太经贸领域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东亚地区日益兴起将它排除在外而不受它欢迎的多边机制。[4]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因为中国的崛起被逐渐削弱。美国力图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一是加强与其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同盟关系,通过继续强化这种辐辏机制(hub-and-spoke system)来确保它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二是通过由它主导的新的多边机制来抵消崛起大国、主要是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可以加入 TPP,但很难动摇美国在其中的主导权。有中国媒体指出,TPP 是美国制衡中国的“新招”、[5] “新砝码”。[6]

日本国内关于 TPP 的争论

日本民主党政权自 2009 年 9 月上台后,首任鸠山由纪夫内阁因为追求对等的日美关系而开罪了美国,尤其是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令美国尤为不满。随后的菅直人内阁从其前任中吸取了教训,在外交领域改弦易辙,积极修复与美国受损的同盟关系。TPP 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自然为菅直人内阁所知。菅直人本人多次表示,日本将积极加入 TPP。日本的媒体也为政府造势,称加入 TPP 为“再次开国”。[7] 2011 年 9 月野田佳彦内阁成立后,把加入 TPP 作为一项重要议程,希望国会关于是否加入 TPP “切实讨论,尽快得出结论。”[8] 野田首相此前一直希望在 11 月中旬夏威夷 APEC 峰会召开前达成统一意见,把日本加入 TPP 谈判的决定作为新政权送给美国的大礼。

日本国内关于是否加入 TPP 的争论非常激烈,支持与反对的意见泾渭分明。支持派以经团联为首,现参众两院也有很多议员持相同见解。经团联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虽是民间组织,但对于日本政府的经济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会长多由实力雄厚的公司社长担任。近 10 年来的三位会长,分别是丰田汽车董事长奥田硕(2002.5—2006.5)、佳能株式会社社长御手洗富士夫(2006.5—2010.5)和住友化学董事长米仓弘昌(2010.5—)。由于他们所执掌的公司在业界能量巨大,经团联的会长通常被称为“财经界总理”,并成为日本民间人士中惟一可以享有警察护卫权的人。这些公司大多为跨国公司,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很强。他们对于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持支持态度。经团练认为日本在缔结贸易协定方面已经落后韩国等其他国家。

10 月 24 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经团联本部向米仓弘昌等表达了政府参加 TPP 谈判的意愿。他表示,“必须作出大局判断的时刻正在逼近”。但是国会议员间仍在激烈争论,各地反对加入 TPP 的请愿活动此起彼伏。面对此景,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联合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冈村正和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樱井正光于 11 月 1 日发表联名声明,称加入 TPP 是日本“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在 APEC 峰会上表明日本加入 TPP 的意愿。[9]

相对于支持 TPP 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并不显弱。反对派主要以农业团体为主,其中“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 全中)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JA 全农)实力最为强大。日本农业从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2%,[10] 且平均年龄高达 66 岁;农业总产值只占 GDP 的 1%。日本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分散经营状态,虽农产品品质较高,但价格昂贵,相对于国外市场的同类产品竞争力较弱。因此日本政府对本国农业市场的保护一贯很严格。农业较其他领域虽处于弱势,但农业协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例如 JA 全中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多起反对政府加入 TPP 的活动。

反对日本加入 TPP 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加入 TPP 必定需要降低关税,外国廉价农产品随之大量涌入日本市场,这会给日本各地的农业带来巨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日本长期以来对农民采取关税保护措施,如对进口稻米和小麦分别征收高达 778%和 252%的关税。[11] 鹿儿岛县议会在一份意见书

中指出，加入 TPP 会使“国内农业生产大幅降低，可能对区域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稻米等重要农产品不能列入关税废除对象之中”。[12]该县还计算出加入 TPP 会对本县造成 5667 亿日元的经济损失。[13]而根据农林水产省的计算结果，加入 TPP 后如果完全废除关税，日本国内农业生产产值将减少 4 万亿日元。[14]《纽约时报》评论说，日本加入 TPP 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吃亏买卖”。[15]

二是加入 TPP 可能给日本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日本政府对国内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视。据统计，日本国内直接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就有 20 多部，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日本普通民众对食品安全也非常关心。根据食品安全委员会 2009 年夏天进行的例行年度调查结果，有 76.8％的受访者对食品安全感到“非常不安”和“一定程度的不安”。[16]尤其是 2011 年“3.11”地震、海啸及核泄漏事故三重灾害后，日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更强化了。福岛县的一份请愿书中就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保障食品安全的 TPP”。[17]

三是“3.11”之后，日本东北地区遭受巨大破坏，农业除受核污染影响外，因“风评”（即谣言）造成的损失也很大。现在民主党政权对东北灾区的复旧复兴工作进展不力，农林渔业基础设施的恢复与重建进程缓慢。在当前时刻，最紧迫的不是开放国门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而是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上。如复兴大臣兼防灾大臣平野达男表示，“TPP 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两方面的”，“现阶段应该把切实恢复农业、水产业和林业作为最优先的工作”。[18]

政界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以自民党为首的在野党。例如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石破茂说，加入 TPP 后，“消费者会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这对农民来说是巨大损失。为了补偿农民，政府只能增税，这又会加重纳税者的负担。这难道是正确的农业政策吗？”[19]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也强烈反对日本加入 TPP，“那会改变日本的国是”。[20]

执政的民主党党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前农林水产大臣山田正彦在菅直人内阁时就反对日本加入 TPP，后被菅直人撤下。野田本人是强烈的支持 TPP 派，所以不可能邀请虽精通农业领域事务但又反对 TPP 的山田入阁。自日本开启是否加入 TPP 的讨论以来，山田反对 TPP 的步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在野田宣布日本加入 TPP 谈判以前，山田已经在反对 TPP 的请愿书上征得多达 356 名各党各派议员的签名，并威胁说要率领 10—20 名民主党议员集体退党。[21]

从 TPP 看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

野田作为近两年内的第三位民主党籍首相，其前任留给他的经验教训很多。鸠山由纪夫由于追求对等的日美关系并在亚洲建立排除美国的多边机制而开罪美国，日美同盟受损。菅直人上台后努力修复日美同盟但又因救灾不力而被迫下台。所以，崇尚建立“中庸政治”的野田面临两大紧迫任务：一是国内灾区的恢复与重建，二是与美国的关系。野田内阁在吸取前两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平衡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野田本人具有浓厚的亲美色彩，他上台后积极推动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 就是明显表现。

1. 强化日美同盟关系。首先是美国迫切要求日本加入 TPP。2011 年 9 月 21 日，奥巴马与野田会谈时表示，“TPP 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美日同盟的战略问题”。野田对此明确表示，“了解美国正在期待什么”，日本“会尽快得出结论”。

其次是在人事上进行刻意安排。野田很清楚日本加入 TPP 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事。因为自菅直人时代启动关于是否加入 TPP 的讨论以来，政界和民间反对的声音从来没有减弱过。为了顺利达成加入 TPP 的一致意见，野田启用农业专家一川保夫出任防卫大臣。一川早年就读于农业高中，大学在三重大学农学部，1965 年入农林省（今农林水产省）直到 1990 年，后参选众议员并连任至今。一川是农业领域的专家，但在防卫领域没有任何经验，为什么被置于防卫大臣的位置？因为一川是反 TPP 派，而在防卫大臣的位置上又是最不能反对美国的。这样的人事安排称得上一石二鸟，不但把反 TPP 的人调离了最反 TPP 的农业领域，又把他放在了不得不和美国合作的防卫领域。

现在民主党政权的重要职务包括外务大臣、经济大臣等，和民主党党内重要人物包括干事长、政调会长等，多支持日本加入 TPP。如现任政调会长前原诚司一贯对 TPP 持支持态度。他在任菅直人内阁外务大臣时就表示，“我会尽我所能推进 FTA/EPA 的进程”。冈田克也前干事长警告说，不参加 TPP 可能会对日美同盟造成影响。[22]官房长官藤村修也指出，虽然一般来说可以中途退出（TPP 谈判），但日美关系很重要。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加入，所以“中途下车”是很困难的。

从野田内阁的人事安排来看，重要职位基本被支持 TPP 派人士所占据。他们对于加入 TPP 可能会给

日本产业尤其是农业带来的影响并不是不清楚，但出于维护与美国友好关系、坚定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基石的考虑，都在积极推进日本加入 TPP 的步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撰文称，21 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要领导太平洋。与日本的联盟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23]日本宣布加入 TPP 谈判可以说是投桃报李。

2. 对中国进行“牵制”。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结构呈现出单级格局态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0 年底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实力上升最快的国家，在本世纪最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优势地位。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行为中制衡(balancing)比追随(bandwagoning)更普遍，[24]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追随比制衡更普遍。[25]纵观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对美国多是“追随”；对中国先是接触(engagement)，但 1996 年春天台海危机后，日本跟随美国共同制衡中国的行为逐渐增多，并在 2010 年 12 月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中称，“中国国防支出持续增加，以核武器、导弹和海、空军为中心的军事力量急速现代化，战斗力向远方投射能力得到强化，在周边海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且日益活跃，此种动向加之中国军事的不透明性，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忧心事项。”[26]

野田内阁成立以来，对中国的牵制行为正在逐步展开。

首先是日菲关系。2011 年 9 月底野田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加强两国海军联系，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及在本地区“日益强硬的领土主张”。两国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把副部长级双边政策磋商升级为战略对话。

其次是强化日印关系。继 10 月 29 日防卫大臣一川访问新德里后，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随即回访日本。一川与安东尼会谈后达成协议，在 2012 年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首次联合军演。首相野田也预计于 12 月访问印度。

再次是与越南达成核电出口和稀土开发协议。2011 年 10 月 31 日，日越双方领导人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越南“强烈渴望日本提供核电技术”；日方向越南保证，将提供“代表全球核电安全最高水平”的技术。由于“3. 11”后日本核事故的扩大化，各国对日本的核电技术都产生了疑问，越南坚持购买日本的核电技术和设备，是对野田政权的莫大支持。在此前的 10 月 24 日，一川防卫相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举行会谈，两国同意将强化防卫合作关系，并就“国际社会应该合作解决越南—中国南海领土争议问题”达成一致。[27]

关于日本加入 TPP，普遍认为那不只具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对中国的一种牵制。“虽然不能公开说出来，但 TPP 是对华战略的一环”。日本“有在亚太地区建立日美主导的自由贸易机制，牵制中国、把中国卷入进来的考虑。”[28]日本有与体系内最强大国家结盟的传统，如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等。但随着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国内反思日美同盟这种双边主义(bilateralism)机制的著作层出，主张日本应积极发展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外交的呼声渐高。[29]日本近年来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合作关系，这和中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实际上，冷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被同时采用。一方面是日益强化日美同盟，不断扩展其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是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和与东盟国家达成自贸协定(FTAs)。日本的上述行为，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带给它的“震惊”不无关系。东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中日同为强国的局面，这让日本感到非常不适。日本除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中国进行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硬”制衡之外，还通过多边机制对中国进行“软”制衡。这是因为“硬”制衡并不充分，在经济领域日本对中国的依赖还很严重。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也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日本认为必须要辅之以“软”制衡，如前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鸠山由纪夫倡议的“东亚共同体”。[30]日本的多边主义外交，是可以增强其软实力的一种手段，[31]是抵消中国软实力增长的有效的方式。目前中国对于是否加入 TPP 处于“观望”态势，以后加入的可能性很大。日本如能和美国一道加入，则可和美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即使未来中国也加入 TPP，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 TPP 框架内制衡中国。而如果中国不加入，日本在 TPP 框架内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它与其他中小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定会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进日本软实力的提升。

对野田内阁外交的展望

围绕是否加入 TPP，野田内阁陷入了困境。[32]一方面是执政同盟和民主党内部的双重分裂，支持派和反对派针锋相对。民主党的执政同盟国民新党反对日本参加 TPP，其党代表龟井静香和干事长下地干郎都认为加入 TPP 有损“国家利益”。在民主党内部，针对前

农林水产大臣山田正彦的退党威胁，代理干事长樽床伸二放出狠话，“就是死也要加入！”[33]牵制山田的意思很明显。另一方面是如果向国内反 TPP 派妥协、放弃加入的话，则会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造成重重一击，华盛顿对野田的信赖度会大大降低。重建和预算问题已使得野田内阁的支持率走低，如果外交上再失去华府的支持，野田政权不可能稳固，“短命首相”的命运难以避免。

经过再三权衡，野田外交的天平最终倾向到美国一边，试图通过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来稳固政权，[34]终于在 APEC 峰会开幕前夕作出了加入 TPP 谈判的决定。这是因为，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看重日本的作用，对日本报以很大的期待，野田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向美国示好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反 TPP 的势力虽然强大，但目前很难对野田的统治构成威胁。反对党虽然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形成所谓“扭曲国会”，但在众议院依然是少数；民主党内即使可能有人逼宫，但目前还没有谁成为比野田更适合担任首相的人。再者，虽然野田已经宣布日本启动加入 TPP 的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马上就加入 TPP，它还有回旋的余地，即使“中途退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不得不指出，日本宣布将参加 TPP 谈判后，野田受到更多的批评。[35]据《朝日新闻》于 11 月 12 日和 13 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由 9 月成立之初的 53％下降到目前的 40％。支持率降低与野田毅然宣布参加 TPP 谈判有很大关系。在接受调查的民众中，赞成与反对“日本参加 TPP”的分别占 46％和 28％；“关于 TPP，野田内阁向民众提供的信息是否充分”，回答充分的只占 7％，回答不充分的却高达 84％。正如在野党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批评的，“民众对野田内阁和民主党政权的方向表示失望”。[36]野田也意识到对党内和党外众多“慎重派”的意见置若罔闻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虽然执意想参加 TPP，但将宣布这一决定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 11 月 11 日晚上赴夏威夷参加 APEC 峰会的前一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野田的“决断”表示“欢迎”，但野田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判断。面对日本国内“慎重论”的高涨，野田想寻求美国总统的支持。[37]

可以预测，野田内阁将进一步奉行倾向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如普天间军事基地迁移问题和 TPP 内关税削减问题等，日本向美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较大。在对华政策方面，野田比此前的菅直人手段灵活，出现类似 2010 年 9 月东海撞船事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只要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没有改变，日本追随美国进一步制衡中国的对华外交大方向就不会改变。

[注释]

〔1〕朝日新聞、「3 次補正が衆院を通過」、2011 年 11 月 11 日、朝刊 4ページ。（“众议院通过第三次修正预算案”，《朝日新闻》，2011 年 11 月 11 日，朝刊第 4 版。）朝日新聞、「3 次補正が成立」、2011 年 11 月 22 日、朝刊 2ページ。（“第三次修正预算案获得通过”，《朝日新闻》2011 年 11 月 22 日，朝刊第 2 版。）

〔2〕近藤大介：《日本的南海立场》〔N〕，《经济观察报》2011 年 10 月 24 日。

〔3〕陆建人：《美国加入 TPP 动因分析》〔J〕，《国家贸易问题》2011 年第 1 期，第 43—52 页。

〔4〕Jae Jeok Park: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4, No. 2, May 2011, pp. 137-158.

〔5〕邓喻静：《TPP：美国制衡中国新招》〔N〕，《中国经营报》2011 年 7 月 9 日。

〔6〕宋国友：《TPP：美国牵制中国的新砝码》〔N〕，《国际先驱导报》2011 年 11 月 11—17 日，第 17 版。

〔7〕时任首相菅直人称加入 TPP 为“平成开国”。在历史上，日本有过两次开国，一是 19 世纪末期的“明治维新”，二是二战后的经济复兴。

〔8〕朝日新聞、「野田首相の所信表明演説（全文）」、2011 年 10 月 29 日、朝刊 13ページ。（“野田首相表明信念的演说（全文）”，《朝日新闻》2011 年 10 月 29 日，朝刊第 13 版。）

〔9〕米倉弘昌、岡村正、桜井正光：「TPP（環太平洋経済連携協定）交渉への早期参加を求める」（米仓弘昌、冈村正、樱井正光：“要求早日参加关于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日本经团联网站，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10/101.html（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2 日）。

〔10〕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 2010 年“农林业普查”结果表明，全国 1.27 亿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为 260 万。

〔11〕Alan Wheatley: “Japan Premier's Balancing Act on Joining Pacific Free Trade Grou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10.

〔12〕朝日新聞、「県議会、TPP 意見書採択へ」、2010 年 11 月 4 日、朝刊 21ページ。（“县议会对于 TPP 的意见书”，《朝日新闻》2010 年 11 月 4 日，朝刊第 21 版。）

〔13〕朝日新聞、「TPP 参加、影響 5667 億円、県試算」、2010 年 11 月 9 日、朝刊 29ページ。（“参加 TPP 将造成 5667 亿日元的损失”，《朝日新闻》2010 年 11 月 9 日，朝刊第 29 版。）

〔14〕朝日新聞、「TPP 参加の場合、影響は農業産出額 45％減

も、県試算」、2010 年 11 月 12 日、朝刊 27ページ。(“如果参加 TPP,农业产值将减少 45%”,《朝日新闻》2010 年 11 月 12 日,朝刊第 27 版。)

〔15〕 Alan Wheatley: “Japan Premier's Balancing Act on Joining Pacific Free Trade Grou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10.

〔16〕 人民网:《日本为何总爱跟“食品安全”较真》,2010 年 4 月 20 日,http://japan.people.com.cn/35464/6956449.html(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3 日)。

〔17〕 朝日新聞、「TPP 参加反対、国に働きかけをJA、県に要請書」、2010 年 11 月 6 日、朝刊 33ページ。(“JA 向(福岛)县厅递交请求书,反对参加 TPP”,《朝日新闻》2010 年 11 月 6 日,朝刊第 33 版。)

〔18〕 平野大臣就任记者会见录,2011 年 9 月 2 日,http://www.reconstruction.go.jp/topics/110902%E4%BC%9A%E8%A6%8B%E9%8C%B2.pdf#search='復旧復興 TPP'(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3 日)。

〔19〕 参见石破茂的博客,http://ishiba-shigeru.cocolog-nifty.com/blog/2011/11/post-f0df.html(访问日期:2011 年 12 月 5 日)。

〔20〕 每日新闻,2011 年 10 月 26 日,http://mainichi.jp/select/seiji/news/20111026k0000e010049000c.html(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4 日)。

〔21〕 朝日新聞、「山田前農水相、覚悟の反対　集団離党か迫られる決断」、2011 年 11 月 2 日、朝刊 4ページ。(“山田前农林水产相决心反对 TPP,或集团退党”,《朝日新闻》2011 年 11 月 2 日,朝刊第 4 版。)

〔22〕 每日新闻,2011 年 10 月 13 日,http://mainichi.jp/select/biz/news/20111014k0000m020026000c.html?inb=yt(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3 日)。

〔23〕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 2011, pp. 56-63.

〔24〕 参见[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25〕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Summer 1994), pp. 72-107.

〔26〕 日本防衛省:『平成 23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平成 22 年 12 月 17 日、3ページ。(日本防卫省:《平成 23 年及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平成 22 年(2010 年)12 月 17 日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第 3 页。)

〔27〕 朝日新闻,2011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asahi.com/politics/update/1024/TKY201110240549.html(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3 日)。

〔28〕 每日新闻,2011 年 10 月 31 日,http://mainichi.jp/select/seiji/news/20111031k0000m010109000c.html(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3 日)。

〔29〕 Akiko Fukushima: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he Emerging Logic of Multilateralism*, St. Martin's Press, 1999.

〔30〕 Yul Sohn: “Japan's New Regionalism: China Shock, Values, 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sian Survey*, 50:3, pp. 497-519.

〔31〕 T. J. Pempel: “Japan's Search for the 'Sweet Spo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Orbis*, 55:2, Spring 2011, pp. 255-273.

〔32〕 “Japan's free trade dilemma”, *The Economist*, October 29th, 2011, Volume 401, Number 8757, p. 53.

〔33〕 读卖新闻,2011 年 11 月 3 日,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11103-00000512-yom-pol(访问日期:2011 年 11 月 4 日)。

〔34〕 Mitsuru Obe: “Noda Seeks Trade Pact Amid Opposi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 2011, p. 3.

〔35〕 Mitsuru Obe: “Japan's Free-Trade Move Is Criticiz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4, 2011, p. 4.

〔36〕 朝日新聞、「内閣支持続落 40%　与党不安、野党攻勢」、2011 年 11 月 15 日、朝刊 4ページ。(“内阁支持率持续降低至 40%,执政党不安,在野党发起攻势”,《朝日新闻》2011 年 11 月 15 日,朝刊第 4 版。)

〔37〕 朝日新聞、「オバマ氏「決断を歓迎」、日米首脳会談首相「私自身が判断」」、2011 年 11 月 14 日、夕刊 1ページ。(“奥巴马'欢迎日本的决定',野田表示'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朝日新闻》2011 年 11 月 14 日,夕刊第 1 版。)

作者简介:杜晓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9 级博士生。(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1-11-07
修改日期:2011-11-20

CONTENTS